

# 古运河畔有奥登

## ——英国诗人奥登台儿庄大战纪行

□ 时培京 文/图

1938年4月20日，道兹夫人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它是英国著名诗人奥登在汉口领事馆的临时住处写的，其中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探究这场中国的战争，有如卡夫卡的一篇小说。”

一百多年前，诗人拜伦放下正在写作的《唐璜》，毅然前往希腊，参加希腊志士争取自由、独立的武装斗争。奥登以诗歌讴歌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访香港到武汉，经郑州过商丘，至徐州至台儿庄，在台儿庄古运河南岸深入采访，以诗歌向奋勇不屈的中国人民致敬。著名戏剧家田汉赋诗表达对奥登一行的敬意，其中有这么一句：“横海长征几拜伦?!”奥登越海跨洋，来到台儿庄古运河，滔滔不息的古运河给了诗人无穷的灵感，在见证了战时中国各方面的艰难困苦，那些卑微的生命所承担起来的伟大的复兴使命，“日本人用他们的坦克和飞机打仗。我们中国人靠我们的精神打仗。”“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奥登写下了伟大的诗篇。

1938年6月12日，奥登一行乘坐“亚洲皇后”号离开上海。后他在布鲁塞尔写下了诗集《战地行纪》。这些诗歌被誉为“奥登30年代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十年间最伟大的英语诗”。同年，奥登登上BBC，讲述他在中国的经历。

### 在他眼里： 蒋介石更像“乡村医生”

1938年2月16日，奥登一行抵达香港。3月4日，乘坐火车前往汉口。3月9日，参加了每天下午五点的例行发布会。此时，见到了罗伯特·卡帕和弗恩浩特。奥登一行在马赛到香港的旅途中就认识了他们俩。他们一起在船上嬉戏。“卡帕是匈牙利人，但比法国人更法国；矮壮，皮肤黝黑，眼大下垂，黑眼圈，眼神气活像喜剧演员。他才二十三岁，却是一个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弗恩浩特是一个金发的年轻荷兰人——像卡帕一样野性难驯，但稍安分一些……伊文思现在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以前没有见过他。他比其他两位年纪大得多，小个子，浅黑，小眼睛活泼机智。”每日新闻公告由国民政府的官方发言人李先生宣读，他说：“有七架飞机被中国地面部队击落，有十五架被步兵摧毁。”奥登一行向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负责人董显光提出了政府通行证申请的申请，那是去北方及徐州战场采访旅行的必备手续。

3月12日，奥登一行拜访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与博古同志谈了十五分钟，“在一间空荡荡的小房间里，坐在椅子上，喝了好几杯热水——杯底落了一点茶叶。”博古问他们是否考虑访问八路军。奥登一行说：“不了——已经有那么多记者去过那了……”博古建议他们在回到汉口后，可以南下去东南前线走走，新四军在南昌已经整编成立，如果要说的话，可以提供所需的介绍函。

3月13日晚，奥登一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京剧。衣修伍德写道：“演出非常矫揉造作和仪式化——一种歌曲、芭蕾、童话故事和闹剧的杂揉。服装和华美：大红的、橘色的或绿色的丝绸，绣着奇异的花卉和盘龙。头盔有很重要的象征性：指挥军队的将军在头上插着四面旗子，像军队小礼拜堂里的礼旗……”

3月14日，唐纳德带着奥登一行和蒋介石夫人一同喝下午茶。宋美龄是一个小个子的圆脸女士，着装高雅，说话很活泼，“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在向客人介绍新生活运动时，她说：“对欧洲人来说，我们所提倡的行为正当的美德可能看起来相当可笑。但中国已经忘了这些东西，因此它们很重要。”几个月前，日本人提出了一些极其厚颜无耻的和平条款。而它们的提议要通过一个中立国的大使转达。大使说过之后，他补上一句：“当然，我只是给你们传递这个消息，不带任何评论。”蒋夫人很平静地说：“我当然希望如此，”随后，展现了她的“魅力和自信”，“告诉我，你的孩子还好么?”这是侵略者日本所曾收到的唯一答复。

奥登一行将要告别宋美龄的时候见到了蒋介石。衣修伍德回忆道：“一个军官跑上楼来”，“我们几乎不可能从眼前这个谢顶的、面目和善、腰板挺得笔直的人物。在公开和正式的场合，蒋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他犹如某种幽灵虚弱而面无表情。在这种私人场合，他显得和蔼而腼腆。”夫人领着他走到阳台上，挽着他的手臂，摆好了姿势，衣修伍德给蒋介石拍了照片。“照相机镜头里，他明显绷紧了身体，像个被罚站的学童。”奥登在后来致道兹夫人的信写道，蒋介石“看上去就像是乡村医生”。

### 在战地医院： 他看到了中国军人的坚强

在徐州西的商丘，奥登一行看到几个从北方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坐着黄包车。他们在路上走了好几天，一些黄包车装着尸体。伤员们都用绷带极尽潦草地包扎着。绷带奇缺，往往是从某人衣服上扯下棉絮塞进伤口。

在一座广场改成的战地医院，搭起了很多没有窗户的简陋棚屋。伤员们穿着军服躺在稻草堆上，往往是三个人才能够盖上一条毯子。勤务兵告诉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包扎品或者消毒剂，而且根本没有专业手术器械。一个房间躺了十一人，那里长不过十英尺宽才八英尺。这里更没有X光设备，能够被取出来的子弹自然少之又少。那些重伤者只能听任自生自灭。几乎所有的病人看起来都很高兴，虽然他们的伤口还得忍受着稍微一动就带来的阵阵痛楚，还是礼貌地表示了对奥登一行到来的感谢。



《头顶的敌机》，奥登摄于台儿庄古运河南岸

### 在台儿庄战场：他见证了台儿庄大捷

3月24日晚九点半，奥登一行达到徐州。车站建筑被空袭炸坏。他们入住徐州花园饭店，不过已经住满了，“我们所住的房间像是某个花园里的亭子。这里一阵阵穿堂风，冷飕飕的；我很不明智地试图点着火炉，结果差点被熏到了外面的大街上。”

3月25日，奥登一行带着霍灵顿·董的一封信去拜访李宗仁。李宗仁非常礼貌，眼睛深邃而机智。奥登一行提出到前线采访，李宗仁说很危险。奥登一行回答说不在乎。李宗仁鞠躬致敬，奥登一行回礼。会谈在礼貌之中的敷衍结束了。不过在几个小时之后，一个士兵送来了已经签署好的许可文件。

3月26日，徐州火车站和市中心遭遇了一次很大的空袭。第二天，由于军车无法说准到来，奥登一行雇上四辆黄包车，奥登穿着超大外衣，戴着纯毛猎犬帽，衣修伍德一身贝雷帽、毛衣、军靴。

他们经过精心布置的壕沟到达徐州北的茅村。在柳泉唯一的饭店就餐，“那些最小的孩子下巴在桌沿上排成一排，露出一只只小脑袋，脸上满是鼻涕和污泥。他们不出声地抢着我们让给他们的残羹冷炙”。

不过，采访遇上了麻烦。打听不到明确的关于战争的消息。从利国驿过去，就是台儿庄古运河和山谷。鲁南农民在那富饶的平原里挖掘着，更远处会有更多的农民，穿着军服，也在挖掘着“那毫无收益的贫瘠的战壕”。奥登看到骑着绿色马匹的士兵。士兵说：所有白色的军马，都涂上绿色，日本鬼子的飞机无法侦查到。还说古运河北岸的韩庄

落入日寇之手。

哨兵检查了奥登一行的护照。在一个叫马元的村子，他们见到了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第一〇师师长张轸。“远处的马元村，连同他的看上去是如此美丽动人，以至我们产生了错觉……”屋子是一堆竹子和泥巴糊成的。张轸面目和善，身材微胖，穿着拖鞋。他开口就为今晚要招待的物品欠缺而表示歉意。晚饭后六点多，奥登一行在三四个军官的陪同下骑上中国矮马，在一个离台儿庄古运河南岸很近的村子下了马。这里有许多军官，奥登一行和他们互相介绍名片、握手和敬礼。军官说：“你们现在已经在中国的第三道防线了。”奥登一行坚持到第二道防线，军官提醒道：我们会处在日寇的炮火射程之下。远处一个士兵站在防御工事上，天空映衬了他的黑色剪影，看到这一幕，令奥登一行英气倍增。

奥登一行在中国军官的带领下排成一列纵队，步行穿过田地前往另一个村子。到处有士兵蹲在小而浅的散兵坑，步枪紧靠在身边。第二道防线构置的相当好。它横贯台儿庄古运河南岸，并且在离大运河约一英里的地方。西面是微山湖，北面韩庄的日本人估计在三四百人。

奥登一行要求到第一道防线，由于天色很暗，他们就没有再坚持。台儿庄古运河方向，时不时有零星枪声，有一次传来了小炮的轰隆声。暮色中的防御工事凄惨荒芜，就像就废弃的一个浩大工程。奥登一行小心翼翼穿梭其间，时不时会有士兵从稻草覆盖的坑洞探身

出来立正行礼。

3月28日，奥登说：“一个记者有他的职责，就像士兵那样。有时他需要去临危涉险。”八点出发到昨日的防御工事再往前的台儿庄古运河南岸，夜里它被日寇占领，白天日寇撤走了。奥登一行向西而行，朝着那座被炸毁的铁路桥、村庄和微山湖走去。所有的士兵向他们行礼。在铁路桥下有中国军队的掩体。这里的中国士兵说话都很低，因为日寇在对岸架起了机关枪。

在深入微山湖湖面的一个小岛上，奥登一行蹲下身子跑过去，那些街道仅仅是用竹帘遮掩起来以避日寇眼目。岛上有一座小庙被炮火轰出了二个洞。运河对岸最后的一间屋子挤满了日寇。奥登从护墙上探出头，拍摄了二张照片。奥登说：“我根本就不信这里会有什么日本兵。”他话音未落，就被三声巨大的爆炸声打断了。新到的中国战略防御炮已经在利国驿某处开火了。于是奥登一行迅速撤离了阵地。

双方进行炮战。日本大炮轰击他们离开的阵地。中国炮群不在日寇射程之内。不久炮火稀疏后，日寇出动飞机寻找中国军队炮位。它们在天空盘旋好几次，奥登抓拍了几张，奥登还开玩笑说衣修伍德的大鼻子在夏日的天空下映衬得棱角分明。下午六点左右，奥登一行抵达茅村，坐上军列回到徐州城。

4月8日，奥登一行在西安听到鞭炮声响彻全城。不久，他们得到了消息，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古运河畔的台儿庄取得了大捷。

### 接受记者采访：他写就了赞美中国抗战的诗篇

不久奥登一行回到汉口。4月21日，奥登和衣修伍德接受《大公报》记者麦克唐纳采访。田汉赋诗一首表达对奥登和衣修伍德的敬意：“信是天涯若比邻，血潮花片汉春春。并肩共为文明战，横海长征几拜伦?!”

奥登一首十四行诗《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穆旦译)，描写了一位死去的中国士兵：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而离开人世，

人家不会把他提起。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大公报》是这样写当时的情形：“然后田汉先生给奥登先生和衣修伍德先

生念了他的诗，他们被深深地感染了。接着奥登先生也念了他的诗作，大家也都被深深地感染了。”

在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新家，奥登和衣修伍德见到了卡帕、博古。卡帕刚刚从台儿庄回来。他拍摄了很多照片，伊文思的影片已经拍好了一段完整的视频，卡帕不满意，他认为中国人的脸不怎么上镜。卡帕还想让奥登和衣修伍德帮他把那些未经过审查的照片寄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出版成书。在随后的参观汉口电影制片厂，奥登和衣修伍德看到了几部新闻短片，其中有台儿庄的废墟。